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立场演化与未来趋势

吴兆礼*

【内容提要】 自2014年2月中国邀请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印度的立场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从模糊到明确的变化过程。其间,印度在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要求将某组织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等具体议题上受挫,而中国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上遭遇印度的疑虑与抵制,中印两国互动中明显的“非相向而行”进一步损害了两国原本脆弱的战略互信。洞朗对峙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适期,中国致力于邀印度加入“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已发生微妙变化,中国不再强调印度的“加入”,而是摆出明确的对接发展战略的积极姿态,但印度是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印度立场 竞争与对冲 洞朗对峙 调适期

DOI:10.16608/j.cnki.nyyj.2018.02.02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对周边外交以及对外战略的重心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印度国内关于中国倡议对印度是利是弊以及印度是否参与的辩论从未停止。一方面是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中印在一些涉及彼此核心关切的问题上的分歧持续放大,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开始走向公开对冲。印度并非一开始就反对“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却最终缺席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随后制造了洞朗对峙事件,导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致中印边境剑拔弩张,双边关系严重倒退。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后中印关系出现转圜,第20轮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对峙后首次举行也传递出中印关系回暖的积极信号。然而在美日积极推动“印太战略”以及印度区位优势与优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中印关系能否回归2014年至2015年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后的水平与高度,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立场能否回转,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公众舆论与政府立场的发展脉络,预判印度未来对“一带一路”的政策趋势。

一、从积极到消极:谨慎观望

从2014年2月至2016年6月核供应国集团首尔年会这一时期,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转变。2014年2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7轮会谈在新德里举行,中方正式邀请印度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①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会见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杨洁篪时表示,印方将积极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②同年5月,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纳伦德拉·莫迪就任新一届政府总理。6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访问印度时,莫迪表示印中两国要发挥各自优势,在基础设施、制造业、软件等领域深化合作,^③但并没有像上届政府那样直接回应中方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邀请。自此以后,随着莫迪政府升级“东向政策”为“东向行动政策”,印度舆论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尤其是“一路”,显著增多。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印度对中方倡议展开的争辩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中国出台“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二是印度是否应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辩论的根本,如印度学者所指出的,是印度需要明白“一带一路”到底是威胁还是机会。

^① Vijay Sakhuja,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and the Chinese Charm Offensive,” in Aparupa Bhattacharjee ed., “The Maritime Great Game: India, China, US & the Indian Ocean,” IPCS Special Focus, p. 6. http://www.ipcs.org/pdf_file/issue/SR150-IPCSSpecialFocus-MaritimeGreatGame.pdf

^② 《印度总理辛格会见杨洁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2014年2月11日。<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wl/t1127457.htm>

^③ 《印度总理莫迪会见王毅》,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2014年6月10日。<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wl/t1164158.htm>

(一) 印度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动机的认识与评价

通过对印度主流媒体的考察可以看出,印度主要从经济驱动、地缘政治诉求、对外战略与安全考量等视角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计划,是中国设计的项目并创建的蓝图,不是国际社会对此感兴趣或受其影响的国家讨论出来的倡议,其他国家没有必要的责任和义务接受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而设计的倡议。^① 具体来说,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更多的是集中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两个维度,^② 而且更热衷于忽视地缘经济——认为这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倡议^③——而从地缘政治的维度加以解读。

从地缘经济的维度,^④ 印度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创新对外投资渠道、强化区域经贸联系、化解经贸发展瓶颈、重塑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等经济利益要素要求的外溢。对此,印度舆论从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中国与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要变化、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中国出台“一带一路”倡议所追求的经济利益。^⑤ 印度甚至有学者在经济维度上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2.0版的邓小平运动”,^⑥ 即中国的第二次对外开放。

从地缘政治的维度,印度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安全内涵,既可以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后因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对中国产生的

① 王灵桂主编《全球战略观察报告——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② Ravi Bhoothalingam, “The Silk Road as a Global Brand,” *China Report*, Vol. 52, Issue 1, 2016, pp. 48–49.

③ Lucio Blanco Pitlo III and Amruta Karambelkar, “India’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Views from Indian Mainstream Media,”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7, No. 4, 2015, pp. 667–668; Pranay Kotasthane, “Thoughts on India’s Approach to China’s 1BIR Initiative,” February 10, 2016. <http://logos.nationalinterest.in/2016/02/obor-india/>

④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

⑤ Jayan Prasad, “One Belt and Many Roads: China’s Initiative and India’s Response,” Issue Brief, Delhi Policy Group, September 2014. http://www.delhipolicygroup.com/uploads/publication_file/1093_OBOR_Prasad.pdf

⑥ Rajeev Ranjan Chaturvedy, “Reviving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The Hindu*, April 11, 2014. <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reviving-the-maritime-silk-route/article5896989.ece>

战略压力,重塑亚洲地缘政治态势,还可以通过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战略举措提升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塑造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在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疑虑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印度学界认为,中国在安全领域突破了美国的阻碍,中国变得更加自信,并刻意放弃原有的韬光养晦政策。^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普遍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尤其是“一路”对印度在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对印度国家安全甚至地区安全形成威胁,^②甚至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奉行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的翻版。^③

(二) 印度对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的论辩

关于印度是否应参与“一带一路”,印度国内舆论明显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印度应参与其中,也有观点认为印度不应参与,还有观点更为强硬,认为印度应该积极对冲中国倡议。

参与派认为,“一带一路”既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制约中国行为并引导中国倡议向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从总体上看,参与派更多的是从经济维度,尤其是中印两国在资金与技术上的互补层面,来理解印度参与的必要性。参与派认为,印度不应狭隘地看待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而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视野来看待它,因为“一带一路”项目有中印两国利益趋同或互惠的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助于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并加强与波斯湾地区和欧盟的联系。^④此外,印度也认为中国倡议为“印度制造”提供了机遇,印度积极参与中国倡议符合印度利益,印度应把握机遇。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将中国阻隔于南亚次大陆之外,印度必须积极参与并塑造相关议程,而不是阻止中国在该地区实施计划。^⑤

^① Sandip Kumar Mishra, “Many Pivots to Asia: What Does It Mean for Regional Stability?” IPCS Paper No. 4903, August 3, 2015. <http://www.ipcs.org/article/east-asia-many-pivots-to-asia-what-does-it-mean-for-regional-4903.html>

^② Lucio Blanco Pitlo III and Amruta Karambelkar, “India’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Views from Indian Mainstream Media,” p. 668.

^③ Jeremy Garlick, “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Shaping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Gambit,” *China Report*, Vol. 53, Issue 2, 2017, p. 145.

^④ Jayan Prasad, “One Belt and Many Roads: China’s Initiative and India’s Response”.

^⑤ C. Raja Mohan, “Silk Route to Beijing,” *The Indian Express*, September 15, 2014.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silk-route-to-beijing/99/>

怀疑派从地缘政治与安全的维度出发,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亚太格局的大战略,是推动“珍珠链战略”的工具,将导致中国更大程度地进入南亚与印度洋地区,挤压印度的战略空间,与印度竞争地区甚至全球影响力,给印度带来长远战略忧患。第二,从倡议的透明度上,印度认为倡议缺乏监管,尚不明确以何种形式推进,参与国会获得何种好处以及项目的实施机制仍模糊,^①这也成为印度不应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之一。第三,“一带一路”倡议野心过大且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不能有效实现其目标,印度不会参与一个前景不明确的倡议。^②

对冲派认为,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印度要有所作为,积极实施以印度为主导的互联互通倡议或计划,并加强与地区邻国和日本的合作,^③以此来化解中国倡议对印度的战略与安全构成的挑战。客观来看,对冲派实质上是怀疑派进一步走向保守的表现。

(三) 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印度舆论对“一带一路”的争论与分歧,也反映在此阶段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选择上。这一时期,印度政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谨慎观望”、“避免误读”、探讨“功能性合作”。

第一,“谨慎观望”。以中方倡议缺乏战略透明度为由,要求中方给出更多细节,并指出印度会与中国在利益汇合领域进行合作。^④第二,“避免误读”。尽管印度为对冲中国倡议提出了“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和“香料之路”(Spice Road)等计划或倡议,但印度官方仍尽量避免国际社会将其误读为对冲或对抗“一带一路”的战略与举措,指出印度出台的计划不和中方“一带一路”相对,并非平行或互相取代的关系。^⑤第三,功能性合作。印度是最早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倡议表示支持的国家之一,也是仅次于中国的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印度作为第二大股东加入亚投

① Jayan Prasad, “One Belt and Many Roads: China’s Initiative and India’s Response”.

② Jeremy Garlick, “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Shaping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Gambit,” p. 149.

③ C. Raja Mohan, “The Great Game Folio: China in Lanka,” *The Indian Express*, December 3 2014.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the-great-game-folio-33/99/>

④ Ananth Krishnan, “China Asks India to Put aside ‘Maritime Silk Road’ Concerns,” *India Today*, February 12 2015.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china-india-asean-sushma-swaraj-maritime-silk-road-concerns/1/418576.html>

⑤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第53页。

行,是印度功能性参与“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事件。

印度此时期采取的“谨慎观望”、“避免误读”与探讨“功能性合作”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政策的“矛盾特征”。实际上,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矛盾政策基本上出于以下原因。

一是金融合作机制对印度有吸引力。印度对“一带一路”在改善地区与跨地区互联互通状态,以及为此而建立的金融安排或机制感兴趣,认为这将对提振“印度制造”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地缘政治因素让印度疑虑。印度对“一带一路”在地缘政治上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影响力上升的前景有非常深重的危机感。印度采取保留态度,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要多于经济方面。

三是中国倡议的不确定性让印度无所适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方向表示担忧,认为中国极力将领导人出访的各国都纳入“一带一路”方案,计划变得庞大以至于其他国家不确定未来究竟应怎样做。^①

四是参与方在倡议中的“从属地位”让印度担心。因倡议由中国主导,并且以双边方式确定参与进程,而不是印度倡导的以多边机制的形式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确定参与进程,这让印度担心可能形成“轮轴—辐条”体系,中国成为轮轴,而印度沦为“辐条”。

五是印度摇摆国家定位的现实考量。国际社会倾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对抗方案,是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与重塑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架构的规划,具有明确的地缘政治意义与战略指向。在“美中印三角”中,印度选择“沉默”,通过“不表态”立场回应中方倡议,将对印度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意义重大。

二、从模糊到明确: 竞争、反对与对冲

在2016年6月的核供应国集团(NSG)首尔年会上,中国未能支持印度申请加入NSG的诉求,导致中印间潜在矛盾因“具体问题”而公开化和表面化。可以说,2016年6月核供应国集团首尔年会召开成为印度对“一带一路”舆论的转折点。截至2017年6月洞朗对峙发生前,印度国内舆论对华负

^① 《为什么印度大力支持亚投行,却反对“一带一路”》和讯新闻,2015年12月22日。<http://news.hexun.com/2015-12-22/181331152.html>

面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印度战略界尤其是印度决策层也对中国认知发生“逆转”,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取向也从“模糊”走向“明朗”,决意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 印度国内反华情绪明显抬头

印度国内针对中国开始出现不理性的行为与言论。因印度未能在核供应国集团2016年韩国首尔年会上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印度国内多数分析人士将矛头对准中国,认为中国是最主要的障碍,尽管印度媒体承认除了中国,奥地利、爱尔兰、土耳其、新西兰等至少十个国家对印度加入NSG表示疑虑。^①在此背景下,印度国内出现了一波反华浪潮。2016年6月26日,印度教激进组织“湿婆军”公然在街头焚烧中国国旗,一些人在“脸谱”上转发“我恨中国”图片,有些年轻人于6月27日走上街头发起抵制中国货的签名活动。^②2016年10月印度“排灯节”(Diwali)期间,印度抵制中国货的声浪达到高潮。

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斯瓦鲁普也表示,印度将继续向中国表明,两国相互适应彼此的利益、关切和优先选项是推动双边关系所必需的。^③其言下之意是,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是印度的利益、关切和优先选项,是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前提。在印度对华舆论负面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甚至有舆论要求印度政府反思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机制的必要性。例如,因金砖国家大多数成员反对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要求政府退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印度国内舆论将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受挫归罪于中国,并因此导致一波反华排华情绪集中爆发,但客观来看,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舆论中仍存在理性声音。对于莫迪政府缺席“一带一路”峰会,印度媒体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出现了相当多的批评莫迪的声音。有印度媒体人就认为,印度的消极态度来源于对中国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大多数印度战略学者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度在印度洋主导地位的战略威胁,是因对中国“企图”的解读

^① “India’s NSG Bid Stops at China Wall,”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24, 2016.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s-NSG-bid-stops-at-China-wall/articleshow/52891969.cms>

^② 《印度入核供应国集团受挫 “湿婆军”公然烧毁中国国旗》,载《环球时报》2016年6月28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6/9090944.html>

^③ “India Set to Get MTCR Membership, NSG Option Remains Open: MEA,” *ZeeNews*, June 26, 2016. http://zeenews.india.com/news/india/india-set-to-get-mtr-membership-nsg-option-remains-open-mea_1900468.html

过于“以印度为中心”,明显源于中印边境战争的后遗症心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不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受到孤立的是印度自己。有印度官员甚至对莫迪政府缺席“一带一路”峰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莫迪在对华政策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称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仍然停留在奥巴马政府“亚洲支点战略”的时代,是过时的和短视的。^①

(二) 印度战略界对华认知总体出现逆转

印度战略界认为,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目前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印度重要性认知、尊重并照顾印度关切等方面出现明显变化。印度的认知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变化,在早日解决边界问题被视为战略目标的这一共识上出现分歧。2006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明确指出,“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因而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②但目前,印度决策层普遍认为,不管我们(印度)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即使技术工作已经完成,过分自信的中国也是不大可能寻求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的。中国的其他利益表明,包括如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对西藏的关切以及施压印度的渴望,解决边界问题目前并不是中国的优先事项。^③

第二,中国不再重视印度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对与印度关系中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意义明显弱化。2005年中印联合声明中,两国同意当前的中印关系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④两国在全球治理上有诸多共同利益。但目前,在中国的认知中,中印关系的战略性与全球性已经弱化,因此导致双边问题开始凸显。^⑤

第三,中国不再尊重并照顾印度的核心关切。印度认为,相互尊重和照

① 《莫迪没来北京被批是“馊主意” 印媒在这事上力挺中国!》,环球网,2017年5月16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5/10677515.html>

② 《中国和印度发表〈联合宣言〉(全文)》,中国外交网站,2006年11月22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1207_677232/t281112.shtml

③ Shivshankar Menon, “China, the World and India,” *China Report*, Vol. 52, Issue 2, 2016, p. 135.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国外交网站,2005年4月11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1207_677232/t255666.shtml

⑤ Shyam Saran, “Changing Dynamics in India – China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 53, Issue 2, 2017, p. 261.

顾彼此关切和愿望曾是中印关系的基础,^①但中国目前对印度关切保持敏感的立场已经削弱,不仅在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上庇护巴基斯坦,还在诸如印度“入常”、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在联合国申请将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JeM)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等问题上对印度设置障碍,^②过去两国间对彼此核心利益的明显敏感已经不再突出。^③

第四,中国不再视印度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平等曾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目前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五倍多,中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致力于建立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再将印度对其诉求的支持看作是必需的。中国的立场已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偏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政府批准《巴黎协定》就是证明。^④

(三) 印度对“一带一路”政策取向的新发展

这一时期,印度对“一带一路”政策立场出现了新趋势,“对冲”与“竞争”的特征凸显。其间,印度政府明确向中国表示,两国相互适应彼此的利益、关切和优先选项是推动双边关系所必需的前提。^⑤

第一,指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对相关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2017年5月13日表示,互联互通倡议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准则、良治、法治、开放、透明及平等的基础之上,必须遵循财政责任原则以避免项目对相关国家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必须遵循平衡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保护标准,对项目费用进行透明评估,通过技能和技术转让以帮助相关方资产的长期运行和维护。^⑥

第二,更为明确地反对中巴经济走廊(CPEC)。印度认为互联互通项目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4月11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1207_677232/t255666.shtml

② Shyam Saran, “Changing Dynamics in India – China Relations,” pp. 260 – 261.

③ Shivshankar Menon, “Some Thoughts on India, China and Asia –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China Report*, Vol. 53, Issue 2, 2017, p. 209.

④ Shyam Saran, “Changing Dynamics in India – China Relations,” p. 261.

⑤ “India Set to Get MTCR Membership, NSG Option Remains Open: MEA”.

⑥ MEA, “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a Query on Participation of India in OBOR/BRI Forum,” May 13, 2017. <http://www.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28463/official+spokespersons+response+to+a+query+on+participation+of+india+in+oborbri+forum>

必须以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式进行,并以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这一印巴争议地区为由对走廊提出反对,表示没有国家能接受一个忽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关切的项目。^①对此,印度外长在回答印度议会人民院的质询时就表示,印度政府在中巴经济走廊和多边舞台和国际上强烈表达了其对中巴经济走廊问题的立场,表达了印度对该项目对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的关切。^②

第三,迟滞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进程,不再回应中方关于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建议。在莫迪刚上台之时,甚至在2015年,莫迪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还给予积极回应,多次宣称要推进、重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合作。但在2016年两国高层互动中,有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合作内容在多次会晤中均未出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之际,中断两年多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工作第三次会议在印举行,然而印度国内也出现要求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一带一路”框架剥离出来的声音,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与戒心仍较大。此外,印度不再回应中方关于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建议。中国于2015年6月提出建设“中国—尼泊尔—印度”经济走廊的倡议曾得到印度回应,并同意尽快建立经济走廊可行性研究工作组,但目前基本没有任何进展。

第四,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强化与日本合作并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印度不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印度对“一带一路”立场的标志性事件,表明印度在此议题上的立场已经从模糊走向清晰,从观望走向对冲,印度与日本共同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就是证明。2017年5月,印度与日本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在地理范围上强调“从亚太到非洲”,即从亚洲的东南亚,经南亚,过中东,至非洲,路线与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完全重合。计划涵盖项目发展与合作、高质量基础设施与机制化互联、能力建设与技能提升、民间伙伴关系等四个领域,以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能力建设为重点,日本与印度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兴建的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纳入该计划框架。此外,在南亚地区,印度积极推进“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BBIN),以对冲中国

^① MEA, “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a Query on Participation of India in OBOR/BRI Forum”.

^② “Question No. 712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Pok,” December 20, 2017. <http://www.mea.gov.in/lok-sabha.htm?dtl/29191/question+no712+chinese+intervention+in+pok>

针对该地区的经济走廊倡议。^①

总之,尽管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因“具体问题”而出现波折,但中国致力于邀请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努力始终未停止。实际上,中国也照顾到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舒适度,对印度不再强调印度“加入”,而是强调彼此发展战略“对接”。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于2017年5月6日在对印度三军协会的演讲中就建议,中印要积极探讨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东向行动”等战略对接。^②

三、洞朗对峙以来的危机化解与调适

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多卡拉山口附近边界线进入中方一侧,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③并与我军在中国边境一侧内形成对峙。在洞朗对峙持续期间,印度媒体与官方的战争宣传成为对华关系主调。在此背景下,“战略对接”暂时让位于“化解对峙”,如何解除险象环生的对峙危机成为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对峙解除后,随着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的召开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第20轮特别代表会晤的举行,双边关系趋于回暖,发展战略对接再次成为中国对印度外交的主要诉求。

(一) 对峙期间印度对华舆论继续负面发展

首先是印度民众对华好感度下滑,对华敌意明显上升,对华认知负面化趋势加速发展。皮尤2016年9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1%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36%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33%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任何看法。而10个月后的2017年7月发布的调查则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对华持正面积积极认知,41%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消极认知,可见近一年间印度民意对华好感度下滑,对华敌意明显上升。^④

① 参见吴兆礼:《印度推进“孟不印尼”合作:诉求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70~84页;吴兆礼:《印度推进“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的政策路径》,《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5期,第34~43页。

② 《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在印度三军协会演讲》,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2017年5月6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459290.htm>

③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事件答记者问》,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6月26日。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473257.shtml

④ 林民旺:《从民调看印度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世界知识》,2017年第16期,第32页。

其次是印度对华不理性言行趋于多发,理性声音被淹没。洞朗对峙发生后,印度抵制中国商品的言论甚嚣尘上。2017年7月26日,在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外发生几起和平抗议事件,印度暴民当众焚烧中国国旗;印度人民党在2017年8月7日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称印度应该抵制中国商品,给邻国一个教训。印度7月21日发布公告,对自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进口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①自8月9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共计93种产品征收反倾销税,^②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尽管反倾销调查与洞朗对峙的相关性不大,但印度此时采取这一措施却迎合并助推了印度国内舆论中的极端反华情绪。

最后是印度“鹰派”开始公然地叫嚣对华战争。在洞朗对峙爆发前,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就宣称,印度已经为“2.5线战争”做好准备,足以应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国内安全的威胁;^③对峙期间印度国防部部长也说,“2017年的印度和1962年的印度已经完全不同了”。^④印度总理莫迪在独立日的演讲中也表示,“国家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不论是在海上还是边界,在网络空间还是太空,在所有的维度上,印度都有能力并且足够强大,能击败那些反对我们国家的人。”^⑤

(二) 洞朗对峙后中印关系进入新一轮调适期

印方于2017年8月28日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⑥持续71天的对峙宣告结束,洞朗对峙最终以和平方式得以解决。同年9月,

① 《印度对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网站,2017年7月2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xx/gwyxx/201707/20170702614836.shtml>

② “Anti-dumping Duty on 93 Products from China: Nirmala,” *Daily Excelsior*, August 9, 2017. <http://www.dailyexcelsior.com/anti-dumping-duty-93-products-china-nirmala-3>

③ “Indian Army Prepared for a Two and a Half Front War: Army Chief General Bipin Rawat,”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8, 2017.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army-prepared-for-a-two-and-a-half-front-war-army-chief-general-bipin-rawat-4694292/>

④ “India of 2017 Different from that of 1962: Jaitley to China,” *The Times of India*, July 1, 2017.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of-2017-different-from-that-of-1962-jaitley-to-china/articleshow/59394967.cms>

⑤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Independence Day Speech 2017: Key Highlights,” *LiveMint*, August 15, 2017. <http://www.livemint.com/Politics/OTFhvgP4ziZ1ocoejh7AO/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s-Independence-Day-speech-2017.html>

⑥ 《2017年8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7年8月28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487864.shtml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期间,中印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并就双边关系的未来方向达成共识。2017年12月,中印举行新一轮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中印关系渐回对话与沟通的轨道。在此背景下,中印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适期。在此阶段,“发展战略对接”成为中国对印外交的主要诉求。

中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期间的互动是两国领导人在对峙后的首次接触。其间,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也表示,印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双方不应视对方为对手,而应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主流。^①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和印度外秘苏杰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两国领导人借助金砖峰会平台举行双边会晤,探讨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是“前瞻性的”和“建设性的”。^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后,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0轮会晤是中印双边对话与沟通的又一重要机制。此次会晤,进一步明确了中印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同时,中方也向印方明确传达中国重视与印度关系并希望与印度建设“三好”关系。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政府将对印关系置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愿与印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并提出“三好”愿望,即成为和平共处的好邻居,世代友好的好朋友,携手振兴的好伙伴。^③ 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见中方代表杨洁篪时表示,印度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印中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④

截至目前,对于中方强调的发展战略对接,印度仍没有给予明确回应,只

①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9月5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490125.shtml

② MEA, “Transcript of Media Briefing by Foreign Secretary in Xiamen on Prime Minister’s Bilateral Meeting with Xi Jinping, President of China on the Sidelines of BRICS – 2017 (September 5, 2017),” September 5, 2017. http://www.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28925/Transcript_of_Media_Briefing_by_Foreign_Secretary_in_Xiamen_on_Prime_Ministers_Bilateral_Meeting_with_Xi_Jinping_President_of_China_on_the_sidelines_o

③ 《印度总理莫迪会见杨洁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2017年12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wl/t1521790.htm>

④ 同上注。

是强调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印中互利合作。显而易见,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曾致力于邀请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洞朗对峙后的两国互动中突出“发展战略对接”,但中印对接发展战略的内外环境都已发生微妙变化。

四、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展望

美国学者卡普兰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种新型斗争,背后没有历史力量的推动。距离的消亡,比文明的分化给印度和中国关系造成的伤害更大。^①客观来看,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立场从“模糊的谨慎观望”走向“公开的牵制对冲”,是其对“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更深层次融入印度洋地区的顾虑与担心的表现。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是中国致力于与沿线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在目前中印实现战略对接仍有困难的背景下,加强战略沟通与增进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凸显。

对中国来说,印度的参与无疑对“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的顺利实施有诸多积极影响,但中国也在思考印度参与对“一带一路”成功的关系,以及中国为争取印度参与需要付出怎样的利益交换。对印度来说,印度明确反对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不管这是印度的外交立场还是外交工具,都已经约束了印度的政策选择。^②在中印关系进入新的调适期的背景下,加强战略对话与沟通,确保中印关系不脱轨、中印两国不对抗、中印矛盾不失控,^③为中印关系取得更大更紧密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成为当下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

毋庸讳言,因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中印关系较为复杂敏感。然而,如何通过战略对接聚焦两国在构建与提升发展伙伴关系上的合作,进一步夯实2014年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共识基础,有效推进2015年两国联合声明中提及的构建更加紧密发展伙伴关系的下步规划,是两国当下

^① [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页。

^② 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当代亚太》2017年第6期,第44页。

^③ 《王毅:确保中印关系不脱轨、不对抗、不失控》,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2007年9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wl/t1491993.htm>

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实际上,中印两国间存在沟通不到位、说服对方能力退步以及战略对话不能有效接近对方观点等现实问题。因中印彼此在战略目标、利益汇合交集、诉求重点与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差异,导致两国的战略沟通与对话的基础并不完全一致,沟通的效果也与期望值有所偏离。未来,克服彼此沟通的不充分和不准确,是中印管控分歧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历史来看,印度看重中印关系,客观上也需要稳定和发展中印关系,并且其战略思想也是明确的。^①目前,中印彼此的发展战略有相似的诉求,不仅存在对接的可能性,也有对接的现实需求。中国和印度都从顶层设计上推进一系列发展规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有很多契合之处,完全可以通过战略对接的途径放大彼此战略的成效。目前,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国梦”,而印度也在积极打造“新印度”。而在彼此的国内发展战略的规划设计的重要领域中,两国又有诸多共通之处。如在强调发展制造业方面,中国有“中国制造2025”,印度则有“印度制造”;在重视网络对国家经济的积极作用方面,中国出台了“互联网+”,而印度则突出“数字印度”;在突出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与可持续性上,中国有“美丽中国”,而印度则有“清洁印度”。^②

从目前来看,鉴于对中国“一带一路”的顾虑仍难有实质性改变,印度在一些功能性议题上的合作成为其深化与中国合作的主要路径。亚投行、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或框架,成为支撑中印两国互动与合作的多边平台。印度是最早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其投资份额达到83.7亿美元,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其投票权占8.52%。亚投行在2017年4月决定设立“印度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以服务于印度的机场、公路、能源、铁路、隧道、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7年年底,在亚投行落实的24个项目中有5个在印度,对印投资达12亿美元,涵盖运输和能源等领域。^③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印度应对“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印度也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给自身和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包括南亚地区迫切需求的外国投资和对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升级的渴望,甚至有印度学者认为

①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296页。

② 吴兆礼:《新一轮中印边界对话会,传递什么信号?》,海外网,2017年12月27日。<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7/1227/c353596-31218598.html>

③ 同上注。

印度拒绝参与将导致印度在南亚和中亚的自我孤立并加速其地区霸权的终结,^①但事实上印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获得的经济收益几乎都可以找到替代,而且即使没有“一带一路”框架,中国也会和印度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②在权衡经济收益与地缘政治利益后印度决策者更注重后者对其潜在影响。而且,印度对南亚邻国政策、对发展与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大国关系的战略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选择兼具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双重考量。

印度未来对“一带一路”的立场或政策选择,将取决于两个方向和一个前提。方向之一是中国是否在长期得不到印度积极回应的情况下仍继续将印度定义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潜在伙伴,并在与印度的互动中致力于合作而不是竞争甚至对冲;二是印度放弃“一带一路”框架后获得的替代,即来源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资金和技术甚至战略协调,能否满足印度的战略预期,并真正贡献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地区和平环境的塑造。前提是“一带一路”朋友圈的向心力持续增强,即,中国和参与国合作的具体成果是否能够说服更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信心,^③“一带一路”朋友圈能否吸引更多国家的加入以及促使一些国家既有立场的变化,如美国或日本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印度未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与政策选择。

(编辑 毛悦)

^① Prem Shankar Jha, “China – India Relations under Modi: Playing with Fire,” *China Report*, Vol. 53, Issue 2, 2017, pp. 158 – 171.

^② 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第45页。

^③ 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第47页。

The Evolution of India's Posi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Future Trends

By Wu Zhaoli

ABSTRACT: Since February 2014, when China invited India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ia's position has shift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nd then from vague to clear. During this period, India faced a number of setbacks, including its failed application to join the Nuclear Supplier Group and a failed bid to add an organiz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List. As China mov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was subject to scrutiny by and faced resistance from India, causing China and India to drift in divergent directions, and further damaging the already limited and weak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the Doklam Border standoff, the two states entered a period of adjustment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a number of subtle changes taking place around China's efforts to encourage India to jo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ather than continuing to press India to join, China instead engaged India with a positive and clear position for how the states might link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India will respond to this remains uncertain.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dian Perspective; Competition and Hedging; Policy Trends; Adjustment Period

India, China and the "Taiwan Card"

By Zhang Hua & Huang Rih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ccasional flare up of strategic disagreements vis-à-vis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India is presently considering pulling Taiwan into the scope of its "Act East" Strategy, with an eye towards leveraging Taiwan to hedge against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ly isolated, the Tsai Ing-wen authorities on Chinese Taiwan area are also looking to India as the most important target country of its "New South Policy", also as a means of countering pressure from Chinese Mainland. Since 2016, based on their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economic complementarities, and personal factors specific to their leaders, India and Chinese Taiwan authorities have greatly enhanc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In the future, while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problem of Taiwan will result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roader framework